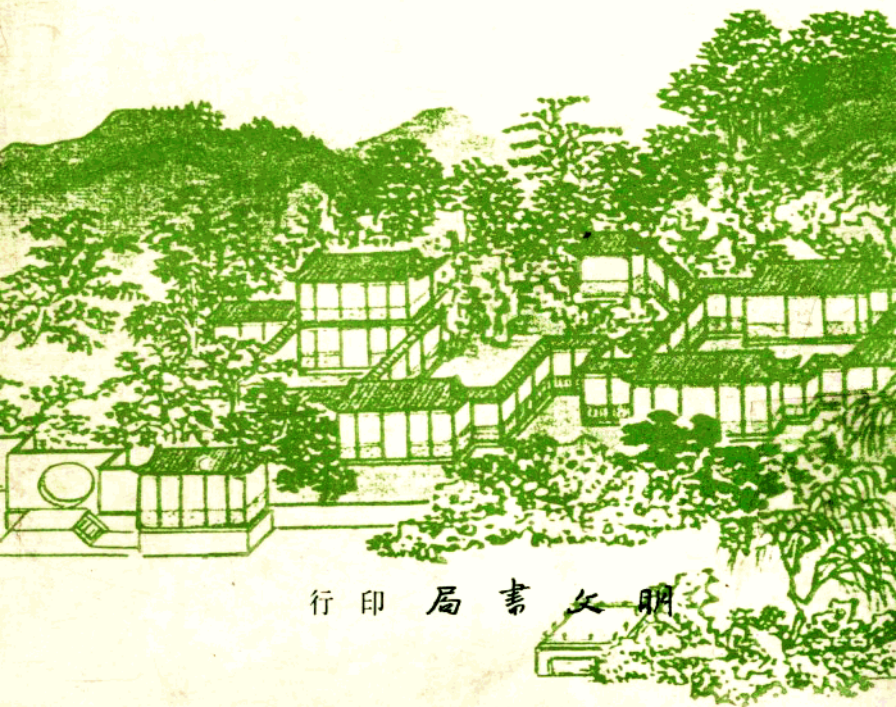


論中國庭園設計

下冊

程兆熊著



明倫書局印行

程兆熊著

論中國之花卉

——中國花卉與性情之教

論中國之花卉（一名中國花卉與性情之教）

目錄

前言	中國花卉之學	一
第一	中國花卉之道	四
第二	中國花卉之教	七
第三	牡丹	一
第四	山茶	一八
第五	瑞香	二二
第六	迎春花	二六
第七	薔薇	三〇
第八	玫瑰與月季	三五
第九	海棠	三九
第十	梔子	四七
第十一	木芙蓉	五三
第十二		

第十三	紫薇	五八
第十四	玉蘭、木蘭、辛夷	六二
第十五	紫荊	六七
第十六	蠟梅	七一
第十七	茉莉	七六
第十八	杜鵑	八一
第十九	忍冬	八五
第二十	女貞	八九
第二十一	木犀	九三
第二十二	芍藥	九七
第二十三	蘭	一〇二
第二十四	菊	一一〇
第二十五	秋海棠	一一五
第二十六	虞美人	一二〇
第二十七	美人蕉	一二四
第二十八	百合	一二八
第二十九	鬱金香	一三二

目
錄

第三十	水仙	一三六
第三十一	金盞花	一四二
第三十二	鳳仙花	一四六
第三十三	蓮	一五〇
第三十四	石竹	一五五
第三十五	玉簪花	一五九
第三十六	罌粟	一六三
第三十七	雞冠花	一六七—一七〇

前言

明人有句云：有人不具看花眼，惱煞飄蓬老病身。於此可知中國之花卉在中國之人文世界中，究竟佔據了一個怎樣的地位。又群芳譜作者王象晉稱：雖艷質奇葩，未易綜攬，而榮枯開落，輒動欣感，誰謂寄興賞心，無關情性？於此我人實亦不難見出中國花卉與中國特有之性情之教問的一大關聯。茲編所論，即着眼於此兩點。在花卉園藝學上，直到目前為止，猶無人從事此種工作。然此種工作，確可在花卉園藝學上，及對歷史文化之認識上，開出一個新的領域。惜個人力量有限，甚望有人繼起爲之，此亦有關園藝與文學，以及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之一要務也。

本書早於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冬寫好，遲至五十四年今日，始克出版。此中艱苦，誠未易言。附此誌感。

第一 中國花卉之學

花卉園藝之在中國，早已進入人文科學之領域，實不能僅以自然科學處理之。此使中國花卉園藝學之內容，遠較豐富；而其範圍所及，亦非通常所見花卉園藝學定義之所能概括。在目前世界中，中國花卉之學，實有其一種全新之面目，至此，我人亦不能不以一種全新之目光對待之。

在一真正之花卉園藝家之目光中，關於花卉之栽培及其利用，自應僅佔花卉園藝學上之一小部分，而其重要部門，則應為花卉之鑑賞。特重此花卉之鑑賞，而視花卉之栽培及其利用，往往僅為花匠之事，此為我國花卉園藝之流弊，但亦為其特點之所在。

自中國花卉之學視之，栽花容易，看花實難。時至今日，西方人士，固不識花，而東方人士在西方之影響下，亦漸失其看花之本領。我國唐宋之風行牡丹、芍藥，與夫當今之世，群趨向於薔薇、唐菖蒲等之愛好：一為豐厚、滋潤、朗爽，而含渾；一為鮮麗、濃郁、澆薄而開張。兩相對照，世運之興衰，心靈之通塞，與夫人性之剝復，實亦不難於此中，獲其消息。所謂「一花一世界」，拈花不免微笑，微笑即已了然。

惟中國花卉園藝者，亦非一味騰空，只識超越。我國以前，有所謂「果不熟曰荒」「蔬不熟曰饑」，在「饑荒」「饑饉」並提中，花卉亦每併入於本草。芍藥固以其能調和百藥而得名，牡丹亦復具備重要之藥性。此使一花之微，於人文上成一「尺度」之外，又在日用上成一藥物。一方面是極虛

玄，一方面是極實利；一方面是極高明，一方面是道中庸。這點綴着日常生活，又反映着歷史文化。在我國歷史文化中所陶冶出來的境界與胸襟，正同於在我國一花一木下所陶融出來的境界與胸襟。要使「一草一木，各得其所」，必須使這「一草一木」，各有其應得之意義。於此，一個民族的境界與胸襟，亦正如一個人的境界與胸襟，如欲見其高下，見其廣狹，其看花本領之培養如何，即不能不問。

讓花卉園藝者成為「性情中人」，從而讓花卉園藝成為「性情中事」，這實是中國花卉園藝學之一大要領。群芳譜作者王象晉之花譜小序，有云：

「……試觀朝華之敷榮，夕秀之競爽，或偕羣卉而並育，或以違時而見珍，雖艷質奇葩，未易綜攬，而榮枯開落，輒動欣戚。誰謂寄興賞心，無關情性也。」

似此等語，其連結花卉於性情，實已成我國一般人士之通識。由此而有「愛花如命」之言，並無處無「愛花如命」之事，若非對花卉有真認識與鑑賞，又何能至此地步。又「將離別，贈芍藥；相招召，贈文無；欲人忘憂，贈丹棘；欲蠲人之怒，贈青堂」（語見古今註，按文無即當歸，丹棘即忘憂草，青堂即合歡），凡此意在言外與不言之教，亦俱有賴於一花一木。於是「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使東方的世界是一個性情的世界，這亦使東方的世界，是一個花木的世界。

五燈會元，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琉璃瓶貯花。」「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盤盛果」。把人生也直截作如是觀，這使東方的人生，生活在性情裡；這也使東方的人生，生活在花木裡。於是「歸來笑捻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在有花有果的世界裡，自然也

是真的有花有果的人生。

孔子有「吾不如老農老圃」之言，實則他是「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其斥樊遲爲「小人」，乃從人文觀點而發。細味其意，實有人文主義必須及於農圃之旨。故當南宮适問「躬耕而有天下」時，他就有「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之嘆。此一思想，後世承之，至唐宋時，益生異彩。禪宗固有其「拈花微笑」之語，而周濂溪於其愛蓮說中，更直接賦花卉以人格，認蓮花爲君子。花卉鑑賞之在我國，至此實已別具一種境界。我國詩文中之賦一花一木者，亦因而愈來愈多，此使我國詠物詩，在田園詩中，更別具一格。而我國一批學者、文人、詩人、畫家，以至王侯將相，遂每同時成爲花卉園藝家。在我國文化整個精神中，花卉園藝固已深受其影響，但在我國花卉園藝之發展裡，亦未始未給我國文化以應有之色澤。

第二 中國花卉之道

關於花卉之道，在我國令人首先憶及的便是「吾與點也」之心。孔子於會點自述其志爲「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後，即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此「吾與點也」之心，亦即是所謂「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之心，亦即是仁者之心。「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由此而至的，會就是「汪汪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之量。於此，黃憲較之「清而易挹」之袁奉高（閩），即不可同日而語。以故「時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萌」。到無復「鄙吝之心」時，「則飯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見，自隨之而來，此鉅鹿人孟敏之所以見重於郭林宗。其後管寧與華歆同鋤於園中，華歆見金拾之棄去，而管寧則「揮鋤不顧」。此「揮鋤不顧」之操，正所以反證莊子之所謂「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於此而益以王羲之「東床袒腹」之態與夫謝安石「小兒輩已破敵」之概，更從而提得起又放得下，於秋風起時，復「思葦菜羹鱸魚膾」之味，並有其「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之趣。再加以陶淵明述酒詩中所云「偃偃魯中叟，綢繆使其淳」之志，這就必然會有杜甫詩中所謂「感時花濺淚」之情。此與李白「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農」之句，兩相對照，則李白對花卉之欣賞，即已賡乎其後。反之，「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杜牧，目中雖未見花，但心中依然有花。其紅於二月花之思，實是深切。若許渾之之「花落新亭添別夢，柳依南浦促歸程」，其思之泛泛，亦復顯然。殘唐五代，無生人之氣，

但離鍾權於離亂中，仍有其「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蹊」之想，此在花卉欣賞上，亦是難得。至如周濂溪「窗前草不除」之意，並說是「與自家意思一般」，雖所言爲草，但其賞花可知，故愛蓮說之可作花經，誠非偶然。相傳濂溪向東林總呈一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這是萬物之體，亦當爲心中之花。對花卉欣賞，而至心中有花，其能如莊子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實不足怪。邵康節有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此實已道出對花卉真能欣賞者之心。惟有其心，而其無度，終是難免偏促。故康節臨死時，還要以兩手張開示伊川，說是「眼前路徑須放寬，……」。然伊川對其一味在天津橋上聞杜鵑，亦每不以爲然，故康節臨死時只是諧謔，其失亦同。程明道以「滿腔子都是生意」之懷，便自然會「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待其「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我國花卉之欣賞，即已納入於正軌。由此再加以陸象山「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之氣，與夫王陽明「觸之不動」之體，以及羅近溪臨死時所謂「神通變化，乃異端也，我只平平」之身，這便對花卉欣賞，會有其最高之境。

通常對花卉之欣賞，有三境界。目中無花，心中有花，這是第一個境界，亦是最上境界；目中有花，心中亦有花，這是第二境界，亦是普通應有之境界；目中有花，心中不必有花，以至無花，這是第三個境界，亦是三個最下的境界。目前的世界，實在是落在這第三個境界。此亦不是偶然。「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自文藝復興以後之世界，却愈來愈視花爲葉之變形，愈來愈視花爲無數細胞之集合，一切分之又分，拆之又拆，自不復爲一整體，花卉亦非例外。既已割裂，當失原形，花之爲

花，煞成問題。其在眼前，見與不見，幾無兩樣，則其未入心中，又何足怪。在一機械化的世界中，人身亦成機械，生命亦成機械，心靈的窒息，情性的消亡，這都不是奇事。人們可以自誇有了一個世界，同時在這世界裡，還應有盡有，奇花異木，到處移栽，但是他自己的失墮，却淡然不知。像羅素於其所著「幸福之路」一書所描述之一現代人，一早出去，其妻猶臥床頭，至晚歸來，一己倒在沙發，其妻在旁，又只見其呼呼入睡，要說他真知其妻，直是從何說起？妻且不知，其他可想。縱然花木滿前，自更見如未見。此與中世紀歐洲之僧侶，過瑞士時不敢一望瑞士秀麗之山水，其情景却是兩樣。一爲閉心，一爲閉目，然閉目之痛，究遠遜於閉心。今人每喜說中世紀爲一黑暗世紀，然眼裡失其光明，又何如心中失其光明？無明之世，會使人類對花卉之欣賞，落在第三個境界，實在不是偶然。目前的世界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這也是一個才華的世界。但花卉之道，應走的不是才華的路。才華須要興奮，興奮須要刺激，但刺激之後是疲憊，疲憊之後，又須要興奮。如此刺激復刺激，結果便是僵化。把花卉也當成一種刺激，這連花卉的本身，也要僵化。到這地步，戰爭便是一個最大的刺激，也是一個最有效的刺激，它可以突破一種僵化！在現世界要談花卉的欣賞，也須得突破一種僵化！目前是「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但只要是有心人，則「邊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回頭看看東方，你又儘可看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兩徘徊」。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時，那便又要「拍拍滿懷都是春」了。王船山有言：「堂堂巍巍，壁立千仞，心地自爾和平」。這「自爾和平」的心地，才是有關花卉欣賞之復活的心地。

第三 中國花卉之教

花卉之供人欣賞，通常是由其花姿花色花香之足以供人欣賞，但在我國，花卉之供人欣賞，則特別是其花之性格之足供人們欣賞。

在自然方面，花之色美姿妍者每不香，花之香者，則其色常不美，而姿亦每不妍。同時，花在綠葉之前，其色常黃，花在綠葉之上，其色常赤，花夜開者多白，花莖突起而又在陽光充分照射之下者極多鮮艷。若夫空谷幽蘭，則其香特能遠聞，其所以然之故，要不外對蜂蝶之有其刺激與誘引，可以招致其紛紛而來。同時，對此一類昆虫之微小生命，花之姿香與色三者，能有一，即足盡其刺激與誘惑之能事，固不必同時具備。至於風媒之花，則連姿香與色，三者全無，亦無不可，此則因風，固無須乎刺激與誘致，儘可飄然而去。

但當「生命」漸進而至於人類，則已絕不類於彼虫翅之無知與夫虫翅之微不足道。於此人類之生命要求，對花而言，便一方面是色香姿的俱全，又一方面是色香姿的超越。同時，在色香姿俱全的路上，有其無窮無盡的發展，在色香姿超越的路上，也有其無窮無盡的發展。

是國姿國色，又期其並爲國香。「海棠無香」，在以前已成一恨。感謝科學，花卉之人工改良，今已有其長足進步。有姿有色，有色有香，三者齊備，所在多有。此在花之本身固然愈來愈是刺激，愈來愈是誘惑；但在人的本身，則亦是愈來愈是需要着刺激，愈來愈是需要着誘惑。但於此如稍一問

明時，這一所謂「需要」，不是反而證明着作爲是在自然界的一個最高的生命，即人類，其感官之靈敏，竟趕不上一個蜜蜂與蝴蝶了麼？這使在自然方面的內容，愈來愈豐饒，愈來愈巧妙；而人類在自然方面的領受，則愈來愈麻木，愈來愈昏沉。科學在這裡，分明是幫助了花卉的成功，但却引起了人類的失敗。他彌補了花卉的生命的殘缺，却剝落了人類的生命的特長。因此，對於人類，花卉的美，花卉的欣賞，如僅放置於自然方面，如僅進展於第一條路上，這便不僅在意義方面，有其限制，而且在功能方面，也有其危機。在這裡，他必須回頭，他必須超越，這便走上了第二條路。第一條路是自然的路，第二條路是人文的路。在第一條路上，花之美，是由於花姿花色和花香，花之美的功能是刺激和誘惑；在第二條路上，花之美，是由於花之性格，花之美的功能是刺激和誘惑的否定。人從自然方面直透出來的是人的性格，花從自然方面直透出來的是花的性格。人從生物的質地裡有其原始的根，亦即所謂「原始的罪惡」，但人必須以此生物的質地爲憑藉而超越，方始顯其性格；花也是從其花姿花色和花香的質地裡，有其原始的作用，亦即所謂原始的誘惑，但花也必須以此姿色香的質地爲憑藉而超越，方始顯其性格。超越的作用，是一種直昇的作用。由此直昇的作用，使人與花，會有其性格上的結合，這性格上的結合，便是所謂「愛花如命」。在自然方面，蜂與蝶只採花粉，不會愛花如命；而人亦只是以官能相接，不會愛花如命。這只有在人文方面，花始於讓蜂蝶採粉之後，又讓人真正領受她的美。這時，她的美，已絕非刺激和誘惑的美，而是一種性格的美。所以一個人的真正欣賞着花，不是欣賞着花之自然的美，而是欣賞着花之「自然的超越」的美，亦即花之人文的美。所以花爲什麼會美呢？這便有兩截。第一截是自然的刺激和誘惑所幻現出來的美，這對一切是共